

中華民國六年三月

講演彙編

第十三期

京兆尹公署出版

第十三期刊誤表

類別	頁數	行數	誤	正
國民常識	十六	十	保這許多話	這許多話
人格修養	二十三	三	彷彿像洩水	彷彿像洪水猛獸
全	全	十	愛無差等	愛無差等
全	二十五	十	孟十	孟子
全	二十九	四	福國利人民	福國利民
全	全	五	人人存自私立	人人存自私自立
生計指導	三十四	十	取兩條電線	取兩條電線
全	三十七	六	淮徐水災	淮徐水災
全	全	全	各省的旱偏災	各省的水旱偏災
全	三十九	一	人皆苦災熟	人皆苦炎熟
全	全	二	當商顯官還	還字衍

講演彙編目次

短篇演說

設立自治講習之必要

說我國現在金融的危迫狀況

選

法令淺釋

釋傳染病預防條例

說司法獨立

國民常識

外交與待外人之道

國民學校男女合校之利益

人格修養

平等自由說

講演彙編

目次

講演彙篇

目次

道德是福國利民的要素
報恩

選 選

生計指導

實業談

電學的工

(續前)

林業效用談

國民致富之方

選

陋俗改良

勸人有病宜求醫

發財

貧之原因

選 選

設立自治講習所之必要

現在各縣所設立的這個自治講習所 是順直省議會議決的 曾經京兆尹公布的 聽講的學員分正額附額 正額呢 就是各縣各村村正村佐暨辦學人員 附額呢 就是各縣各村村正村佐暨辦學人員 以外的公民 正額的學員不花膳費 由各村公款項下開支 或由縣款開支 均歸各縣自己酌定 以其卒業後 還須在地方上盡義務呢 至附額學員 則須自備資斧 所講授的功課 有憲法大意 教育綱要 勸學白話 國民學校令 世界大勢 國恥錄 地方自治制度 法制淺說 日本上笠村自治成績 現行法令 本省單行法規 並調查戶口施行細則等書 由所長酌量情形 擇要分配 這種種情節 大概衆位都知道了 然所以立這自治講習所的意思 衆位真知道的還是很少 如今把這設立自治講習所必要的意思 對衆位說說吧

地方自治的利益很多 絕非一時能說盡的 先就興利除弊上說吧 國家給民興利除弊 以理而論 是很應當的 惟國家行政各官 不但各部總長 各省省長 與民隔絕甚遠 就是親民的官 像那縣知事 因不是本地人 那種事有利 那種事有弊 他也知不很清 所以他所興的 未必都是有利的事 所除的 未必都是有弊的事 再說那做官的 吃有吃的 穿有穿的 樂有樂的 東不

愁 西不憂 只顧自己舒服 不念民間休戚的很多 興利除弊 專靠着官 那豈不是望梅止渴嗎 若辦地方自治 以本縣的人 辦本縣的事 本區的人 辦本區的事 本村的人 辦本村的事 事情的利弊 即是自己的禍福 所以地方上有利的事 都要竭力提倡 惟怕辦之不成 地方上有害的事 都是趕緊除剔 惟怕去之不速 像這樣子 還有利不興弊不除的麼 再就拏錢上說吧 官辦事 民拏錢 這也是很應當的 但是中國官吏 極其專橫 教人民們拏十個錢 就得拏十個 教人民們拏百個錢 就得拏百個 稍有遲延 輒加威虐 至問所拏的錢 到底辦了多少事 所辦的係何事 不得而知 亦不敢過問 爲民的只是空拏些冤錢而已 若辦起地方自治來 辦本地方的事 的都是本地地方的人 如何要辦事 如何要花錢 某事如何應辦 某事如何應花錢 民心裏都知道的清清楚楚的 就是縣知事辦事花錢的時候 也可監督着他 某項錢爲我們辦某事用了 也都知的明明白白的 我們就是多多的拿錢也不冤啊 凡上所言 都是自治的利益 但這辦自治的人 必能知的明白 看的的確 然後決心去辦 纔能得了這個利益 若人們不十分明白 到臨辦的時候 都無決心 是不行的 如今設立自治講習所 爲的是教人民們都真真知道自治的利益 生出辦自治的決心 你說必要不必要呢

既有辦自治的決心 尤必有辦自治的知識 知識二字怎們講呢 就是對於一件事 深知道他的性

質若何 開辦手續若何 進行方法若何 辦得恰恰當當 教他有成無敗 有利無弊的意思 同一事也 對於此事有知識的人去辦則成 對於此事無知識的人去辦則敗 對於此事有知識的人去辦則有利 對於此事無知識的人去辦則生弊 譬如飛艇 能遊行空中 甚是神妙 甚是便利 然必有駕飛艇知識的駕之 纔可以行 不然則翻落於地 辦自治也是這個道理 只有辦自治的決心 而無辦自治的知識 懵頭胡辦 不過是徒擾地方 那還有利益呢 如今設立這自治講習所 正是造就人民們辦自治的知識 你說必要不必要呢

無論辦何事 都怕苟且懈怠 無勇進的決心 及有了決心 又怕無知識 辦理不得法 難收實效 設立自治講習所 既能教人民們生辦自治的決心 又能養人民們辦自治的知識 誠然是刻不容緩的要圖嘍

人生在世如舟行大西洋方針不定無達彼岸之日(克脫)

人離法律如魚離水片刻不能活(孟德斯鳩)

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

後世(見雀清猷口座右銘)

王覽愛親

魏時王覽字元通瑯琊臨沂人性至孝友兄王祥是前房所生其母朱氏待王祥極其暴虐王覽幼時便能愛兄每見王祥被痛打的時候便抱着王祥啼哭到得年歲稍長時常勸說其母因此朱氏之虐待王祥比從前稍止朱屢以極苦的事使王祥王覽見之也一同去做王覽娶妻之後其妻也與王覽同心朱氏每虐使王祥的妻王覽的妻也一同去做朱氏恐親生的子媳受了苦也就把王祥的夫婦不再虐待了

說我國現在金融界的危迫現狀

錄湖南通俗教育報

我國物產富足得很 利源寬廣得很 國內金融 應該四處流通 日形活動 怎麼現在的金融界 反到時起恐慌呢 究其緣故 實由紙幣充斥 現銀缺乏所致 至於現銀所以這樣的缺乏 不外輸出的數目太多 於今且把這個道理說與大家聽聽

自從歐戰發生 各國都要銀貨使用 於是大家爭起收買 以致銀價陡漲 即如本年英國倫敦的匯兌市場 竟漲到三先零 六辨士 這是從一千九百零六年以來 靡有看見這樣的價格 近來英倫的錢塊市場 比前匯兌市場 更見昂貴 多的三四辨士少的也有一兩辨士 輸出的現銀 獲利既厚 爲數又大 故此輸出輸入不足相抵 并且各國政府 對於各國銀行在上海的 要他把銀貨多輸出些 所以現洋流到外洋去的 滔滔不絕 約計從一千九百一十四年八月戰事發生時起 到一千九百十六年九月止 祇就上海一埠輸出的金銀現貨 已經達到七千多萬 你說可怕不可怕呢 於今且把上海海關調查輸出輸入的數目 開列下面

(一)爲外國輸入的金銀 所有金塊及砂金 金貨 銀塊及銀元 小銀貨 補助銀貨 銅貨 共有三千六百六十二萬三千九百七十五兩

(一)爲上海輸出的金銀 所有金塊及砂金 金貨 銀塊及銀元 小銀貨 補助銀貨 銅貨 共有
一萬零零二十四萬零一百二十兩

據此看來 金銀輸出的數目 比起輸入的數目 超過七千多萬兩 內中銀貨超過約五千萬兩上海
一埠 就是這樣 何況全國呢 要知道輸出的數目越大 那市面的現銀 就日見減少 考一千九
百十四年年底 上海各銀行錢莊 所存的現銀 共有六千二百十二萬兩 現洋有二千二十五萬元
到了前年年底 就祇存現銀四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兩 又現洋二千一百九十萬元 若論本年情
形 更見短少 照陽歷十一月十一日的結算(即陰歷十月十六日)僅存現銀一千五百萬兩 又洋
一千六百五十萬元 比較歐戰未發生以前 計減少銀四千七百十二萬兩 洋四百萬元 這個現像
豈獨上海爲然 各埠都是一樣的 比如北京現存銀約三百多萬兩 又洋約一千萬元 牛莊約存二
十萬兩又小洋一百二十萬元 漢口約六百萬兩 又洋四百萬元 煙台約一百六十萬兩 又洋七十
萬元 廈門約一百二十萬元 各大埠現存款額 想也不過如是 全國現銀枯竭 不知道弄到什麼
樣子 東省紙幣太濫現銀缺乏 匯水加漲 靡有了時 社會上的金融恐慌 比各省尤爲危迫 現
在政府極想整頓金融 趕緊救濟 那一般買賣空盤的好商 雖經破獲後 仍然把持一切長此以往
後患何堪設想

釋傳染病預防條例

(續前)

第二條 地方行政長官認為有傳染病預防上之必要時 得於一定之區域內指示該區域之住民 施行清潔方法 並消毒方法 其已辦自治地方 應指示自治區董行之 前項清潔方法及消毒方法 由內務部定之

按預防傳染病的方法 不外于清潔 與消毒 清潔就是將家室掃除乾淨并溝便所 俊潔流通 衣服器械 洗滌潔淨 消毒法子有五種

(一)理學消毒 就是用熱度消毒 有用火燒却的(外國遇着傳染病的時候連病人所住的房屋 家具通通燒掉) 有用水煮沸的 有用火熏的 有用蒸汽的

(二)化學消毒 就是用化學藥品消毒 普通用的藥品 有昇汞 石炭酸 生石灰三種

(三)器械消毒 就是以掃除為消毒 如簸箕 掃帚 拂塵 毛刷 抹布等 都是消毒器械

(四)日光消毒 就是以太陽之光消滅毒菌

(五)應用消毒 如生人之消毒 屍體及斃獸之消毒 居室之消毒 衣物之消毒等是

第三條 已辦地方自治之自治區 應設立傳染病院 隔離病舍隔離所及消毒所

講 倫 彙 編

法令淺釋

傳染病院隔離病舍 隔離所及消毒所之設備 及管理方法 由地方行政長官以單行章程定之

第四條 當傳染病流行或有流行之虞時 地方行政長官得置檢疫委員 使其担任檢疫預防之事務 並執行舟車之檢疫

于舟車執行檢疫時 凡乘客及其執役人等 有患傳染病毒之疑者 得定相當之時日扣留之 于舟車執行檢疫時 發見患者 得使就附近各地方設立之傳染病院 及隔離病舍治療 其有感染病毒之疑者亦同 該地方若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未施行檢疫之舟車 若發見傳染病患者 或有感染病毒之疑者 準用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 若在監人出獄患傳染病 或疑似傳染病者亦同

除前四項規定外 關於檢疫委員之設置 及舟車之檢疫規定 以教令定之 檢疫官吏及醫師得用免票乘坐舟車 但以持有執照者爲憑

按疫病之傳染 都是細菌的原故 若能限制交通 有疫的地方之人及物 不得到無疫的地方內 無疫地方之人不得到有疫的地方內 那個疫病就不能傳染 然而疫病流行的地方 不限一小區域 也不限于一國 若一概斷絕交通 隔絕往來 事實上萬萬做不到 所以只有設立檢

第五條 地方行政長官 認爲有傳染病 預防上之必要時 得施行左列各款事項之全部 或一部

(一) 施行健康診斷及檢查屍體之事

(二) 隔絕市街村落之全部或一部之交通

(三) 凡演劇賽會及一切人民集合之事得限制或禁止之

(四) 衣履器皿及一切能傳播病毒之物得限制其使用授受搬移或廢棄其物件

(五) 凡能爲傳染病毒媒介之飲食物或病死禽獸等肉得禁止其販賣及授受或廢棄之

(六) 凡船舶火車工場及其他多數人集合之處得命其延聘醫師及爲其他預防之設備 (未完)

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不避(見胡端敏自贊)

崇德莫大平安身安身莫尙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慾(潘尼說)

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元次山說)

別人不能辱我辱我的是自己(花倫德)

勇敢的人以身試驗不以良心試驗(休婁)

薛包爲親洒掃

薛包後漢時汝南人好學篤行他父親娶了後妻聽後妻之言憎惡薛包將他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忍去他父親大怒用杖將他逐出薛包不得已廬於門外每日早起入門洒掃他父親又大怒將他逐出薛包乃廬於里門每日早晚必向他父母問安過了年餘毫無懈怠他父母都被他感化大爲慚愧乃復令薛包回家

說司法獨立

錄直隸學務日報

人群聚處 共謀生活 良莠不齊 意見互異 每每惹起誤會的衝突 甚或肆行強暴的舉動 釀成損壞物件或殺傷身體的結果 國家特設官吏判別曲直 或斷令賠償 或照律科罪 原是鋤強去暴 保護善良的 即論有清一代聽訟斷獄 本洲縣官的重要職權 內中依法審判的固多 然而枉法亂斷的却也不少 推究其原因 大概不外二種 一情面訴訟的人 如果與本官牽涉情誼 便不免意圖阿附 二金錢訴訟的人 假如廣行賄賂 便不免貪利無恥 這個二種原因 祇要犯着一項 那坐堂訊問的時候 就要弄得一場糊塗 加以前清的州縣官吏 對於地方的各項政事 差不多要全部包辦 各級大官 名雖主持要政 其實一事不理 隨聽什麼事情 祇用一紙空文 批個仰某縣辦理 便算盡了作長官的職務 此外還有虛文伺候 多方應酬 一人的精神有限 一日的光陰不多 晚堂提審夜半定讞 敷衍草率 勢所難免 何怪千百個官吏 選不出一二個青天徽號的啦 所以清朝末年 即籌設法院 專理訴訟 及至共和肇造 亟加推廣 標明宗旨 保障人權 嗣因經費人才兩絀 除省會商埠要地外 概行中止 所有司法事務 仍歸縣知事兼理 其實這種辦法 確與立憲國的制度不合 所以國會迭次建議 要政府維持司法獨立 我且把司法獨立的各項事項提

講演彙編

法令淺釋

十一

(一)司法獨立的理由 國家設官分職 有行政機關(即省縣公署)有司法機關(即各級審判廳)各辦各事 性質不同 行政機關 務須上下一氣 下級官對於上級官的命令 定要服從 比如本省省長 爲件什麼事情 令行本省各道尹及縣知事 各道尹及縣知事 就要趕快照辦 斷不能由自己主張一個別的辦法 違抗上命 如果下級官反抗上級官的命令 那就不成政體 推到全國也是一樣 至若司法官吏 對於民刑各案審查事實 定要清審 詞聽色聽 方能明了 再行裁判 才得公平 所謂百聽不如一見 審理不重書面(書面審理多憑狀紙)萬不能受制長官 准長官對着某案發佈命令 在靡有審判以前 橫加干涉 或業經判決以後 指令變更 人民不服上訴 有時經上級審聽 撤銷原判 另爲判決 這係依法變更 并非任意指令下級審聽辦理 或上級官預先示意 或下級官希冀迎合 敗壞正義 違法審判 坐令是非顛倒 黑白淆亂 人民困苦無從救濟 要除種種積弊 非司法獨立不可

(二)司法獨立的保障 司法官吏聚精會神專理訟事 不怕不能秉公持平 祇怕遇了不肖長官 藉故挾持 意圖劫制 所以法官的任免 均須按照法律 平日升遷轉調 也有一定的法規 只要自己靡有違法的行爲 便可終身任事

(三)司法獨立的補助 司法官吏 設與訟訴當事人有別項關係 令人生疑 殊失威信法律特規定三種辦法 使該官吏並不與聞本案 預期杜絕此弊

(天)迴避 訴訟律上規定法官 如與訴訟當事人有某種關係 應即迴避

(地)拒却 訴訟當事人 因某法官對本案理應迴避 竟不迴避 怕日後審判不得公平 可以聲請拒却 另派法官

(人)引避 某法官自思對於某案訴訟當事人 有受嫌疑的情形 得聲明引避不與審理

(四)司法獨立的範圍 司法官審判案件 定要照律主持一切 不得意為出入 上下其手 所以非法審判人民不受

(五)司法獨立的行政 司法獨立係指審判事務 不受拘束 此外與審判無關的普通事務 比如審判聽的財用 本官的俸給辦公的時間 委任的人數 分配的事務 都屬司法行政 卻不能不服從長官的命令

總之司法獨載在約法 約法第六章第五十一條之規定 (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因為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 全賴法權保護 中央政府 對於司法獨立各種事項 業已預定分期籌備 咱們却都應該知道這司法獨立 係立憲國家保護人民最要緊的制度

馬士英之死

順治丙戌馬士英在浙中兵敗召其妻高至使自裁高問汝將何爲曰吾將披
剃入山棲某寺耳高恚曰汝尙不肯死乃令我死耶士英固迫之高益怒閉門
大詬士英惘惘出門去俄而諸軍追至大索士英不得高聞之乃赴軍門自言
知士英所在導兵卒入山徑趨某寺士英遂被禽

外交與待外人之道

譯王寵惠公民讀本

怎麼樣叫做外交呢 就是這一個國家 跟那一個國家 兩國互相有了相關的事情 或是發生交際的 事故 或是發生交涉的 事故 這就叫作外交 因此外交的事務而設立的機關 叫作外交官 外交官有在國內的 也有在國外的 在國內的有外交總長 是在首都辦理全國外交事情 還有在各省的就叫作特派交涉員 辦理那一省的外交事情 至如在國外的外交官 有叫作大使 是駐在第一等強國的 有叫作公使 是駐在二三等強國的 總而言之 無論大使或公使 都是代表本國處理駐在國跟本國的交涉或交際事情的 所以我國如此 外國亦如此 各國外交官 都駐在北京 我中華民國 也分遣外交官 駐於外國各首都 外交官在國外的 除大使公使而外 以下有駐紮在各國商埠的 叫作領事官 這領事官所辦的事 專為保護本國的僑民起見 謀本國商務上的利益 有時也要指揮或監督本國僑居的商民 這是我中國領事官在外國所辦的事情 至於外國派來的領事官 在我國境內 除了以前所說各種權利外 並且還有裁判本國僑民訴訟的權利 叫作領事裁判權 這領事裁判權 是外國領事官在我國境內纔有 我國領事官在外國境內就沒有 這件事情本來極不公平 實在是因為當初我國與外國

講演彙編

國民常識

十五

訂立條約的時候 國家的法律不完備 司法也未曾改良 所以外國人不相信我國的裁判 於是硬添領事官有裁判訴訟的權限 這實在於國家的大權有關係 將來必須想法廢止 方算公平呢 以上所說的外交情形 大概如此 想諸位也不難明白 但是今天有幾句極要緊的話 說與你們聽 務必請諸位牢記在心裏頭 別忘掉啦 什麼呢 我國跟各國訂立條約以來 外國人到我國來的 我國人到外國去的 一天多一天 交涉也一天繁着一天 所以我國人處於現在這種時代 當有兩種手段 第一是聯絡外國人的感情 別要跟外國惹是招非 無論辦什麼事情 都要彼此客客氣氣的 那感情自然就好了 第二是要保存我國自己的光榮 因為一國有一國的尊榮 雖說不得罪外國人 可是並不可諂媚外國人 雖說是應尊敬外國人 但是並不可自比下賤 所以第二是仍要我國自己的尊榮 萬不可因為聯絡感情 遂失了自己的體統 如媚外賣國等事 萬萬不可做得 保這許多話 雖然是外交官辦的事情居多 然而我國民人人不能不存這個見識 極盼諸位細細記在心裏 遇着了外交事情 就拿定前說兩層宗旨去對付 決沒有錯了 我們對付外人的宗旨 既如以上所說 但是待外人的道理 尚有種種 外國人來到我國 言語風俗 習慣不同 斷不可因為他習慣不同 就生了個異樣心念 應該與外人和衷共商 敦睦彼此的情誼 假如我們到了外國 也應該考察該國的習慣 以作交際的方法 纔不傷了外人的情誼

到那時候 自然外人也來與我交善 所有蔑視我欺侮我的心 自然也就沒有了 俗語說 我侮人 人亦侮我 我敬人 人亦敬我 就是這個意思

至於國際商業 關係更大 近世商戰的利害 人所共知 我國民應亟起研究學術 發達技藝以與各國爭勝 然而爭勝的方法 當正大光明的去做 斷不可不顧信用 以欺侮的行爲 圖目前的小利 那就影響所及 不但失了個人的信用 並且損了自已國貨的價值 這件缺德的事 更盼望諸位商工業家切戒切戒罷

(完)

一國文化的標準不是戶籍的繁稀不是市府的大小又不是出產的多寡總
是國民的品格(殷曼生)

一身做兩事一事不能成功猶之一人逐二兔一兔必不能得(弗蘭克林)

妄發言語後悔固多過守沉默後悔也不少

有十九次的失敗至二十次然後能够成功這叫做堅忍(安特生)

自重就重自輕就輕(休婁)

境遇愈困難操行愈須謹慎(百拉圖)

許衡不吃道旁梨

許衡字仲平元時人常署中路過河陽渴甚道旁有梨樹林即就其旁休息行路的人都取梨吃衡獨危坐不動人問其故衡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衆人曰世亂梨無主衡曰梨雖無主我心獨無主乎後來其家庭中有果樹果熟爛墮地童子亦不睨視其家人化之如此

國民學校男女合校之利益

學校不興 民智閉塞 是我們中國所以衰弱的一個大病根 近來人們也多明白這個道理 也想多立學校以開民智 所以現在無論男校女校 都比前幾年增多啦 但是辦事當進益求進 隨時變通就可日新月異 一天好着一天啦 勿怕始難而不提倡 勿拘舊例而不求改 只要存心有恆 効力安有止境呢 無論何事都是此理 無論辦何事 也都要存此心 像我們這辦教育的人 更必時求改良 這教育纔能日進無已 然則如今這教育急要改良的是那一件呢 就是這國民學校 怎麼改法呢 就是教他們男女合校 猛然說這話 也有入於耳而驚疑於心的 所以有人說 我們中國素重禮教 男女不親授受 是古聖賢教訓人的 今爲甚麼倡這男女合校的說呢 殊不知聖賢防範之訓 是指年紀稍長者而言 國民學校所定的義務教育年齡 是七歲上學十歲畢業 這個年紀男女合校 有甚麼不可的呢 又有人說 女子宜施以職業教育 使他有獨立謀生活的能力 至於男子 除教他能獨立謀生活以外 還盼着他成個國家棟梁的材料 目的既有不同 教育之方 必因之而異 今反教他們合校 是何緣故呢 殊不知這七歲至十歲期間 只可教他讀書識字 不能躐等求高 若君所言 是高小以上的教育 這國民學校的教育 還不能到那個程度 由此以觀 國

民學校男女合校 無絲毫害處可知 再把他那各樣利益 給衆位細說一遍聽聽 衆位就樂於提倡啦
第一能節省經費

那男女分校教授的法子 若使男生受教育 必立男校 使女生受教育 必立女校 纔能達到日的 然則既立男校 又立女校 可就糜費了錢啦 按初創辦的說吧 購買兩校的地基 建築兩校房屋 置買兩校的桌椅板凳 及一切必需器具 很是費錢的 按已成立的說吧 兩校全年費用 一定比一校較多的 若男女合校 成一校可收兩校的效果 即是費一錢可得兩個錢的用處 我們中國 當這工商業不發達 財政恐慌 上下交困的時候 這省錢的法子 實在可行 不但此也 若就請教員說起來 更是有利的 何以見呢 男女分校 各請教員講授 用教員既多 請教員的錢必然浩繁 要打算省錢 又必請不着好教員 若使他們合校 用教員較少 既可省錢 又能達請好教員的目的 例如男校兩處 女校一處共三處 各請一位教員 得用三位 每位每年八十元的薪金 共費二百四十元 所費的錢 不算很少啦 然那八十元的薪金 好教員必不願就 願就者未必好 若男女合校 改作兩處 請兩位教員講授足矣 即每位每年一百元的薪金 纔共費二百元 較比從前可省四十元 且這一百元的薪金 一定可請個好教員 豈不是明明白白的利益麼

第二能促進教育

現在的時代 是此國國民 與彼國國民競爭的時代 國民競爭能力充足的國家佔優勝 要知能力何以充足 全是由教育普及而來 這教育普及的話 又怎麼講呢 就是一國之中無論男女都是上過學的意思 換一句話來講 就是全國男女沒有一個不認識字的意思 如今的國家 若美若英 若德若日等國的教育 都快到這個程度 所以他們幾國 當這競爭時代 都能佔優勝的 我們中國的教育 比着他們幾國 相差很遠 是甚麼緣故呢 就是因為男女分校的過 何以呢 你們看那都會城鎮地方 還有幾處女校 到那鄉村裏 女校是很少的 仍照舊樣去辦 幼女失學的必多 怕中國的教育 永遠不能普及 若是合校教授 男女學生 一到入學年齡 就可隨便上學 無論男女 自然沒有失學的了 這個辦法 誠然是促進教育的好辦法呀

第三能消除積習

中國女子依賴性最深 男子輕視女子的心極熾 這種習氣 是衆位所知道的 細察原因 一則由女子自幼甘以聰明才智不如男子自居 一則由男子自幼以聰明才智遠過女子自負 到底不如 到底遠過不遠過不一定的 因沒有較量過 久而久之 這積習就難去了 今教男童女童 同校讀書 他們的聰明才智 隨時可以較量 女子知道男子不一定比自己強 他的依賴性自然

不發生 男子也知女子不一定不如自己 他的輕視心自然不敢存拉 那女子不能自立 男子輕視女子 是我們中國數千年的弊習 這男女合校的辦法能把那舊弊習消除 就是莫大的利益了 以上所說的國民學校男女合校 有數利而無一害 諒衆位已明白了 這個辦法 也不是我們中國所創 早經那美國行之多年 很有效驗 我們中國就該仿照他的 奉勸衆位盡心去辦 異日成效昭著 民智大開 那就不徒能够教育普及拉 眞眞可以富強起來拉 不又算是國利民福嗎

朋友如身外之身家庭難言之隱能向朋友言之(克林達)

待人苛刻者福薄之人也(巴光)

無信用之人與人所損者小與已所損者大(埃機的)

吾人作事毀謗所不計但求無愧上帝而已(希物爾)

貧賤是苦境能善處者自樂富貴是樂境不善處者更苦

對失意人莫談得意事處得意日莫忘失意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徑)

惠迪吉從逆凶(書經)

平等自由說

自西人提倡平等自由之說 我國一般少年 亦靡不講平等談自由 甚至一言一動 都以平等自由為藉口 倫常法紀 掃地以盡貽禍社會 彷彿像洩水一般 不但是本員引以為憂 恐怕凡是身經目覩的人 也靡有不覺着者是一件大題目的 所以本員今日將者平等自由的真義 詳細說給諸位聽聽

西人說天賦人權 這是說人類的權力 並不是人類給與人類 本是由天所賦與的 所以凡是人類 便自有權力 既然人人有這權力 即人人當以平等相待 這跟張子所說民吾同胞 物吾同與 孟子所說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的意思相同 講到人道主義 本來應當這樣存心的（並非如墨子的兼愛）（耶穌的博愛）（方算是平等 為什麼呢）但是人類站在社會裏邊 如種族 性質 業務 年歲境界 程度 以及同我的關係 各有不同 所以當各盡其道 因人對付祇要不損人利己 也就不能不算是平等了 要說不論賢奸不論智愚 必須一例看待 像那墨家的愛無羞等 耶教的愛敵如友 纔算是真正平等 恐怕事實上 是萬萬辦不到罷

怎麼算種族平等呢 比如我中華民國 合漢滿蒙回藏五族而成 五族人民 對於國家應負的責任

應盡的心力 最要是保種跟愛國 要保種 當如兄弟的相親 要愛國當如兄弟的相敬 推之此
 外人種 如果他的軍事教育實業等等 實在有特長之處 不妨悉心取法 補我的不足 萬不可因
 他是異種 遂存一種輕視他的心腸 不輕視他 便就是種族平等了 又如紅種黑奴 雖國已滅亡
 種已受辱 雖也是弱肉強食的公例 但當引爲炯鑑 只好憐惜他 不好看輕他 也就所謂種族
 平等了

怎麼算性質平等呢 人類天賦的本性 有的強悍有的懦弱 倚着強悍 欺凌懦弱便不合公理 便
 不是平等 對強悍的人防禦他則可 畏懼他則不可 對懦弱的人 扶助他則可 驅踣他則不可
 而且人類的本性 有的刁狡 有的愚笨 要看破人的刁謀詭計 須靠着自己有智識 既有了知識
 當常思所以去化愚笨的人 不要使奸使詐 忘却平等真義 且社會之中 更有一種無所可否的
 人 你說是 他便以爲是 你說非他便以爲非 我不必因一無見識 把高遠的識見去責備他 或
 是訕笑他使他不能自堪不能自奮 這是對於性質上 當以平等相待的
 怎麼算業務平等呢 同是一人稱他爲士 因他讀書明理 有益於社會 所以遇着學者 或是教師
 當加以敬禮 同是一人 稱他爲農 我國本以農業立國 千古以來聖主明王 靡不尊重農人
 不可因他衣服言語的鄙陋 遂不屑同他爲伍 同是一人 稱他爲工 工能製造家常日用的物件

能發明新奇法子 既有利於國家 亦有利於民生 當敬重他 同是一人 稱他爲商 我國向來習慣輕視商人 現今各國交通 最注重的是商業 所以對於大商 不可利用他的財產 對於小商不可圖佔他的便宜 同是一人 稱他爲軍人 軍人能保護民人 能捍衛國家 當特別敬禮他 同是一人 稱他爲醫 對於庸醫不必去請他 何必去說他壞 對於良醫敬重他 即不可冤誣他 同是一人 稱他爲僧道 各道其道 各信其信 本不能相勉強 何必尊已卑人 非人是已 同是一人 稱他爲游民 在工商業發達的國家 這種游民 尙且不能沒有 況在我國人民既多 一一安置談何容易 加以水旱兵災 時時遇着 生計艱難 失業的人 自然一天多似一天 當想所以安置他方算能盡同胞的道理 這是對於業務上當以平等相待的 怎麼算年歲平等呢 人有老者有壯者有幼者 老者的學問 經驗自有服人之處 敬之爲貴 就是他老而無聞 然既年歲長於我 孟十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當然在可敬之列 古訓說十年以長則以兄視之 對於少者當盡前輩的義務 督責他 愛護他 孟子說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這是對於年歲上 當以平等相待的 怎麼算境遇平等呢 富貴貧賤的階級 不易破除 對於富的人 當先自審量地位 如我亦算是富人 不可借他聯絡聲勢去做那驕奢淫逸的事 更不可互相忌刻 互相傾軋 如我穀不上稱做富人

當自己保全氣節 不要乞憐於富人 失去獨立的精神 對於貧人 宜時存愛憐的心 量力扶助 使他免於飢寒 至於貴賤的名目 自今以後 勢將漸漸消滅 上自總統 以至下等官吏 都算是國家的公僕 各盡各義務 有何可貴 所以路旁乞丐 如能好自振作 亦可以想有種種公權 何賤之有 所以吾人對於官長 但當感激他能認真辦事 不必去羨慕他的虛榮 這是對於境遇上 當以平等相待的

怎麼算程度平等呢 有的人號稱文明 有的人號稱野蠻 文明的人自有道德學問 同他接近的時候 說話勿近於猥褻 舉動勿近於卑鄙 遇着野蠻的人 勿過於抬高自己的身分 可以憫憐他 就憫憐他 不可憫憐 當自量所處的地位 然後加以正當的制裁 這是對於程度上 當以平等相待的

怎麼算與我有關係的人平等呢 在鄉黨之內 大家貴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 然要情誼固結 總在平常各致敬禮 所以達到慶吊贈遺的禮節 不可稍有忽略 在朋友可交的同他交結 如無益之友 當遠避為是 切不可談他的短處 有益於我的朋友 當久而敬之 以盡交友的道理 這是對於我的關係上 當以平等相待的

以上所述 汎說平等 就是古人所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意思 分說平等 更難不在差等於其中

如舍此而求平等 是弟子入則可以尊長爲平等 出則可以長上爲平等 不守自己卑幼的身分 說話放肆 行爲強暴 人倫從此滅絕 道德從此掃地 國家的根本亦必從此動搖 豈不是大大可怕的麼

張元伯雞黍待賓

後漢張劭字元伯汝南人在大學肄業與山陽范氏爲友二人並告假歸家式與張約曰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劭白母具雞黍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深也對曰巨卿范式字信士必不乖違至期范式果至盡歡而別

家長能感化妯娌

妯娌不睦本是家庭中不幸的事却只要爲家長的整頓得法總還可以調和攏來漢朝繆彤他有四兄弟向來本極相友愛後因妯娌裏頭起了嫌隙使天天吵鬧定要分家繆彤莫奈何不由得走到堂屋裏對他那母親的神主號哭號哭之後就自己把自己罵道繆彤你平日口裏祇說要講究修身齊家藉以整齊地方的風俗如今怎麼不能整理自己一家咧他那幾個胞弟與那些弟婦聽了他這話個個心裏失悔都果對他謝罪自此以後一家和和氣氣再不說那些要分家的話我看如今社會上有些人家每每因得妯娌不睦把一家的親骨肉弄得七分八裂東離西散倘若當家長的都像繆彤這樣的至誠感人家庭中那有這等不幸的現象發生咧

道德是福國利民的要素

錄吉林講演範本稿

道德兩個字 在人是人的良心 在國是國家的元氣 人靡良心 不可以爲人 國家靡有元氣 還可以爲國嗎 所以吾人不要福國利民便罷 如要福國利民第一必須講求道德 保守人的良心 培養國家的元氣 才能達到那個目的呢 不然心裏想着福國利民 所作的事 不合法度 不近人情 人人存自私自利的思想 把道德兩個字 放到九霄雲外 也不提他 也不念他 那不成了緣木求魚 拔苗助長 萬無一得的事嗎 所以舍了道德 去求着福國利民 吾敢決定他 不但不能達完全希望 還怕弄出滅亡的結果 爲什麼呢 道德是吾人的良心 人若靡有良心 那能做出好事來呢 若使不作好事的人 望他福國望他利民 能不能收效呢 能不能壞事呢 這直是求福反得禍 求利反遇害了 小呢禍及一身一家 大呢殃及全國 凡是靡有道德的人 處的地位越高 國家受他的禍越大 試想我中國歷代滅亡 都是有好臣在內 弄得天翻地覆的 世界各國或亡或亂 也有不免這種情形 最著名的 像那波蘭國的卜明禮 朝鮮國的李完用 那才是不作好事的人 把他波蘭合朝鮮 輕輕賣掉 因此一般國民 也都當了亡國奴了 這就是古書所說的 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的道理了 我希望一般同胞 都要講求道德 原先看道德爲迂

腐的 今要視道德爲至寶 人人本着道德去做事 凡於公共有益的事情 要盡力去辦 於道德有礙的事情 誓死不爲 這才能有福國利民的希望啦 別說當這競爭時代 講求道德不如講求武備 不知道德原通於武備 怎見得呢 人有道德方能濟弱扶傾 能濟弱扶傾 方是國家的干城 人民的保障 這不就是道德原通於武備嗎 倘然講求武備 不講求道德 勢必恃強陵弱 倚富欺貧 損人利己 妨害公益 互相侵奪 互相殘殺 一個國家不要等到外人來亡我 自己也就躑躅完了 所以道德實在是福國利民的要素

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 (書經)

人自着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間 所言所行 須知有多少過差 自解衣至於着衣 終夜之間 所思所慮 須知有多少邪妄 有則改之 此爲修身第一事 (楊園)

天下古今之庸人 皆以一惰字致敗 天下古今之才人 皆以一傲字致敗 (曾國藩)

自古無不上當之聖賢 豪傑不因此別有所趨 向乃算志氣 (胡林翼)

報恩

選奉天通俗教育講演錄

大凡人能够生長在世界上 都有許多的恩人扶助 這許多的恩人 我們就想法 去報答他 才合乎公理 第一就是父母的恩 我們要是沒有父母 怎能够活到現在的時候 父母怎麼撫養我們 後來長大 父母怎麼教誨我們 不知父母費了多少辛苦 費了多少心血 我們纔能成立 常見那沒有父母的孤苦零丁 挨餓受凍 何等的可憐 總然有人照顧 有人撫養 也不能像自己父母那樣親近 當兒子的回頭想一想 就知道父母的恩情既重且大了 必得怎嗎樣的孝順 方不愧子職呢 況且平常人待我們有點情誼 我們還想買點禮物報答他 那父母的恩比平常人的情誼重大的 很 怎可不知報答呢 那小鳥鴉趕到長大了 能飛的時候 還能够反哺 羊羔未從吃乳必先下跪 禽獸尙能報答父母的恩 人是萬物之靈 要是不知道孝敬父母 不是連禽獸也不及嗎 父母的恩情與天地并重 就是像大舜之孝 閔子騫之無間言 曾子之養志 子貢之負米 那樣孝法 也未能報答萬分之一 所以詩經上說 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 就是這個意思 第二就是師友的恩 父母把我們撫養大了 還須借着師友教導 纔能成完全人格 要是師友不教導我們 我們的知識不能高 才幹也不能大 在競爭生存的世界 就不能存立了 不能存立焉能生活呢 所以師友

講演彙編

人格修養

三十一

教誨我們 朋友勸導我們 這師友的恩情也實在不小 所以師友一旦有難 我們就應該出力幫助他 這纔是不忘恩德的人拉 第三就是社會的恩 我們的飲食衣服房屋 那一件不是衆人供給的 要是社會上許多的人 都不肯做點公益的事 我們一個人 就有千百萬的家財 也不能把社會上各樣公益事 都能够做完全的 你們讀過魯濱孫飄流記 就知道他孤身住在海島上 何等的苦楚 如今我們享受社會上的利益 得社會的保護 在社會不能做點公益的事情 不能保全社會的安寧又不能使社會同胞 都享太平幸福 同過太平日子 那就對不住社會了

朱子說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 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

今日的功課今日便要去做不可推到明日可憐只有三百六十日
能够經得幾次推

呂新吾先生說日日行不怕千萬里 常常做不怕千萬事

有志的人無論件甚麼事沒有做不成功的所以拿破侖字典上無
難字

實業談

電學的工 (再續前)

行用魚雷是把幾十斤重的棉花火藥 安上魚頭 預備點火 安上魚尾 預備搖輪 朝着敵人的大戰鬪艦 對準了方向 電機一發 那雷就自己搖着輪子 向敵艦直撞 放透骨光 是德入朗根在試驗電光的時候 用真空筒 忽然隔着皮肉 看見了自己手上的骨頭 後有多人 多方研究 知道不但可以看見肉裏的骨頭 更可以看見肉裏的石頭 槍彈 設有人患石淋 一照就知道石頭所在 並石頭的大小 便於割出 設有人受槍彈 一照就知道槍彈所在 並槍彈的形式 便於挖出 要想到光緒年間 合肥李文忠公 教日本人在眼旁兒打進一個槍子去 後來李文忠公 到了德國 德人給他一照 看得清楚 作爲紀念 再設有人斷了頭骨 一照就知道斷處所在 便於紮括 免受疼痛 這電光更能透木頭 木箱子裏裝着金銀財具 一照就明白了 不用打開 這電光更能透衣料 衣裳裏頭帶着什麼軍器酒瓶 一照就明白了 不用解開 西國酒禁綦嚴 婦女們常歡喜把酒瓶藏在裙子裏 闖關而過 關員要檢查他 渾身去摸 又不雅觀 有了這法 一照瞭然 他

的用途 真說不完 諸位也要知道 照見的東西 我嘗親自試驗過 如骨頭洋錢酒瓶等件 不過照見他的黑影子 我們按着黑影的樣式 曉得他是個什麼東西 全是因爲這電光能透過皮肉木頭衣裳 不能透過骨頭洋錢酒瓶 所以照出個影子來 教我們看 終究其理若何 有多人設法講解 至今還是不甚明白 你看這一些大工奇工 那一樣是蒸汽的力所能做到的 若問憑着什麼發電機 可以做這些工 我說是代那模 此外還有模托兒 合裝電器 也都大關緊要 代那模繙成中國話就是力的本原 他那做法 是用阿馬圖 合大鐵座 兩件合一而成 阿馬圖大概用有齒的鐵輪 各齒上都用包絲的細銅線纏了 銅絲兩頭 連在阿馬圖的鐵軸上 大鐵座用軟鐵造成 兩頭高而中間空 作環抱式 兩頭高處 各纏以包絲細銅線 中間空處 恰可安開阿馬圖 阿馬圖轉 受大鐵座兩端吸鐵力的感動 就發出電來 阿馬圖的電 又回頭轉而感出大鐵座的吸鐵力來 吸鐵力更轉而感出阿馬圖電來 彼此互感 電力越大 模托兒的做法 合代那模一樣 但代那模是轉而發電 模托兒是得電就轉 如電車的輪子 是連在模托兒上 模托兒得電而轉 車輪也就隨着而轉 一切轉動的工 只用取兩條電線 接在代那模的陰陽兩電極上 引到模托兒上 就無不成 裝電器 可以裝住了代那模所發的電 搬到別處去用 現在北京大街上的電車 不用電線 都是有個裝電器在車上 用完了再去裝上 這三大機器 沒有做不到的工 也沒有不方便的

工 我就拍手高叫 說是電力世界 業已完完全全 諸君當無不信 但是我還有一句話說 代
那模不轉 不能發電 代那模不發電 那模托兒 合裝電器 又有什麼用處 代那模憑何力而轉
現在還是憑着火輪機器 煤炭淨盡 火輪機器全停 代那模他有何法能轉 電力世界又有何法
能成 諸君聞之 更必大吃一驚 莫慌莫慌 隔幾篇我還要講天然的工 (已完)

袁了凡先生說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 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民國五年的情形已經過了不必再說只要從今以後大家都振起

精神

人生處世譬如孤舟漂海道理是羅盤情慾是風波

無論如何困苦切不可希望人家愛憐因為愛憐裏頭常含得有一種輕
蔑的意味

說酒之害

酒的毒氣據近世醫學家說起來不獨能够損害身體並還可以遺傳子孫我先前疑這話不過是想要勉力人家戒酒的意思其實酒的毒氣未必有這樣利害後來看見那生理學書上面說法國有些精神薄弱的男子由於他那父母好吃酒的一百個裏頭有六十多個德國也有些體氣羸弱的男子由於他那父母好吃酒的一百個裏頭也有二十多個才曉得這種酒毒的遺傳性真是使人可怕我想德法兩國的生理學還是講求得最早的尙且也有許多人中了這種酒毒現在我國的人種日弱不過沒有把他切實調查出來如果調查得清楚我怕這些青年男子被父母的酒毒遺傳以致身體羸弱的比德法兩國還要多些真是可惜可嘆

林業效用談 (續前)

(一)間接的效用 間接的意思 是說不但林業家 直接受他的利益 經營別種事業的也都得他的好處 這就叫做間接 而且他這間接的效用 竟是在未採伐以前 似妨人類嫌他成材晚不濟急赴快的先小試其技一般間接的效用很多 就祇照者有利農家的好處說也有三類

(甲)防備旱澇我們農人最頭疼的是旱澇兩字 甚至於旱起來就赤地千里 澇起來就汪洋一片 數年前的准徐水災哩 雲貴旱荒哩 討難的人民足足有數百萬 至於每年各省的旱偏災 還不在數於是也有說是天意的 也有說是劫數的豈不知只要振興起林業來 便會防備的毫不為害 漫說不是天意 不是劫數 就算真是天意 真是劫數者振興林業 便就是一種人定勝天的辦法 爲什麼林木就會有這種本事呢 其中確有一個道理 說來並不難懂 因爲林木一着了雨 必須由樹葉樹枝樹幹順序流到樹根的根下土內 樹根又能把這土內的水分重再吸收上去 直到樹葉爲止 彷彿就像上水石一般 一受日光 樹葉中所含的水分 便化成一種清氣 蒸發出來 升入空中 要是林木多了 吐出來的清氣自然便合了 孟子上的兩句話 說是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了 研究林業的人 說這樹林能够興雲致雨 和江河一般的效用 看來絕不是無稽之談試問有江河的地方 還怕

旱乾不成嗎 而且這茂密樹陰 能够遮護 地下的水分 就是極強烈的日光 不能將這水分蒸發罄盡 可以永遠保住地下的濕溫 自然也就無旱乾之患了 凡是樹林裏面 都有一種蓄水的功用 一層是由樹根引入地下的緣故 一層是堆積的樹葉 最能吸收的緣故 樹葉蓄水的本事 有人說是樹葉一斗 可以蓄水一石 試問林業振興以後 誰希罕再拿樹葉來燒 自然是越積越多 水分爲他所蓄的 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就是暴雨滂沱時候 這樹林裏面仍是潺潺細流 緩緩的流向林外去 試問還會有泛濫之害嗎 要是各地方通統的造起樹林來 河邊再能够疏通的得法一些 那會再有水患呢 况且治河的法子 也是要兩岸多栽樹木 這河岸讓樹木都蟠結住了 纔能格外堅固 擔得起水勢衝刷 這林木豈不又是 治河的功臣嗎

(乙)有益衛生 凡人勞頓的時候 一到這綠樹濃陰的地方 便覺着神清氣爽 格外的興會 這是什麼緣故 就是這樹木左近 清氣多的緣故 大凡人類最忌的是炭氣 最喜的是清氣 炭氣就是一種濁氣 可巧這林木的喜忌 恰是與人類相反 所以外國人居住的地方 行走的地方以及都市的公園僧道的寺院 都拿這種樹當件正椿的勾當 一來可供玩賞 二來便是吸收他的清氣 但是究竟不如我們鄉村的人 天天與這樹林做伴 得的他這利益多 况且到了汗流浹背的時候 我們便

靠着樹木放過水口 不用汲水 也不用挑水 大家涼爽爽爽 或作乘涼之活 爲哉

稻粱之謀 或是做點農產的副業 正是人皆苦炎熱 我愛夏日長 其中的樂趣 恐怕那坐汽車吃大菜的當商顯官還 還有一輩子享受不着的 可見有益衛生的效用 也仍是我們農業的人多佔便宜了 所以就說間接的效用 通統算是我們農業一家的 也不爲過分 但是一節 知道容易作到難 很願大家不要白白的知道才好

(丙)防阻風害 有一種人 對於這風的來源 常有一種最可笑的見解 他見這風來的時候 樹木裏面聲勢奔騰 就像波翻濤湧一般 便誤認林木可以生風 咳 豈知道這林木不但不肯生風 而且他專喜與風作對 試看無論什麼禾稼或是什麼果樹 祇要大風一過 不是斷畦折腰就是東倒西歪 請問我們農家指望的什麼 能經得起者風伯的屢次光降不能 所以大家疾首蹙額的 給他上一個徽號叫做風災 甚至於叫做風暴 也就可想這風伯的勢頭了 獨有這根深柢固的林木 他却仗着皮粗肉厚 銅筋鐵骨 一般的氣派 要出頭與這風伯作對 好似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 又像是教導人類抵擋風威的方法似的 所以無論這風勢來的怎樣凶猛 他都是迎頭痛擊 拚命相與他鏖戰 你只聽這翻江倒海 掀天揭地的聲息 就可想他們交綏的猛烈決鬪的潑辣了 敢是他爲的什麼不是爲的保護禾稼保護果樹嗎 你說這林木有什麼虧負農家的地方呢 我們眼睜睜的看着他有這種效用倒不去同力合作的多多的造林 以厚他抵禦狂風的勢力 反橫上心來 說是他生出來的風

講演彙編

生計指導

四十

欺負這柔弱農作物 我們便宣告中立坐觀成敗 已經是對他不起 索性竟倒行逆施 反而大刀
 關斧的連原有林木也給他個根株無存 試看我們中國到處童山濯濯的氣象 這不成是助風為虐
 為風作悵功罪不分明到萬分了嗎 咳說什嗎天災 說什麼地災簡直是自作孽 不可活 一種自作
 的人災罷了 智識啊智識 請你赶快枉顧枉顧 到我們者衣食萬方的農家 顯點神通罷 不要在
 那 歐美腥風血雨的戰場 一味的趁熱鬧幫兇助虐了

片

談

中國的大煙	中國的大勢	中國的大政	中國的大煙
難斷	糟心	困難	難斷
中國的前途	中國的偉人	中國的外交	中國的前途
可憂	活現	失敗	可憂
中國的人民	中國的服裝	中國的政府	中國的人民
受苦	複雜	敷衍	受苦
中國的政體	中國的麻雀	散渙	中國的政體
共和	隨便	散渙	共和

國民致富之方

錄湖北講稿

列位世界上的人心 從來沒有不想發財的 但是人人都想發財 却怎麼發財的人 這樣少呢 大家必定說命運作主的緣故 有有財帛的命 沒有遇着順風運 那是不能發財的 有行的順風好運 沒有生得發財的命 那也是不能發財的 但是話雖都是如此說法 我看這句話却靠不住 孔子他曾說 我欲仁斯仁至矣 佛家他曾說 造了因即有果的話 將這兩樣話比較起來 無非說是天下的事 都是由人做成的 只看你是怎樣做 就有怎樣的結果 這到是的確確的 並沒有什麼由命運 生成一種事業來了的事 譬如從前科舉時代 我生成一個文秀才的命 倘若我沒讀過書 一字不識 這個秀才命 也是不能作主的 却是大家都想發財 這實在是我們民國一大轉機的好思想 果能人人都在這個實地着想 那還慮民國不富嗎 但是這發財的事 不是憑空一想 就可做到的 總必定要有實力 方有實功 不但我們自己可以想 這個幸福 並且國家都要受無上上等的榮耀 列位想想是用什麼方法 纔能收這效果呢 咳 我曾聽得旁人說 美國有個名魯斯措爾的人 他是美國的一個富豪 他常對人說陸克翻蘭地方 一個乞丐 已經發了十萬萬的財 有人問他 那乞丐還是偷來的 還是檢來的 他說發的不是那些無道理的財 他說是發的有道

講演彙編

生計指導

四十一

理的財 人就問他是個什麼道理 他說無非勞苦二字 我聽這話 心下很不相信 我又問一個頭號大財東 天下第一富豪 名叫木爾法 他說發財無別方法 祇是勞苦而已 我聽了這話之後 就暗地裏偷看他怎樣勞苦的 果然見他終日終夜 沒有一刻停息 那怕美國的大總統 問他的話 他都只肯說三分鐘的工夫 他說我跟他說三分鐘的話 不知誤了我幾十百萬分的利 美國的人都因為他這一句話感化了 個個都照着他的勤勞做事 都說這勤勞二字 實在是致富的方法 列位不是真想發財便罷 果然當真想發財 天下的事隨你千變萬化 總逃不出堅忍勞苦四個字 不要說外國的故事 就是我們中國 自古及今 一切做成大事業的人 那一個不是從勞苦堅忍中做出來的 你看夏朝的禹王 在外治水的時候 風裏雨裏 霜裏雪裏 水裏泥裏 九年之久跑來跑去 從他自己門口 跑過了三次 一次都沒有進門去過 弄得手胼足胝 方才弄得洪水無波 天平地定 列位你替他想想 看他勞苦不勞苦 周公為天下的大事 一飯三吐哺 一沐三握髮 吃飯睡覺 都是沒有閒功的 能這樣纔把周室治得安安靖靖 你看那後來晉朝南渡 宋朝偏安 因為他們都是存的苟且偷安的心 所以終久國祚不長 照古今一切盛衰存亡的事 考較起來 這勞苦實在是強國的秘訣 致富的萌芽 無奈我們中國人 想發財的方法 全不在實業上求生活 都是在半空中弄神通 那曉得這弄神通的事 愈弄愈不及人了 你看前清一般官場子弟 靠著父兄

享福 等到後來 父兄亡過了 到了自己尋飯吃的時候 無非想到鹽局釐金局上 弄幾個名 吃幾份乾薪水 再者一般普通的人 無非想作中作保打彩票 誘嫖局賭 這些事上弄飯吃 何嘗有一個人想自己着實做一番事業出來呢 因此我們中國連女流搭和尙與這一般少爺青皮人等 竟是中國的大廢物 全是一般不耕而食 不織而衣的蠹民 縱然弄得幾個造孽錢到手 也無非供奉鴉片煙嫖賭而已 轉眼之間 還是東扯西混我替他們實在可憐 實在可惜的 依我看來大凡官家子弟 手比平人要聰明些 又立的好地位 又不愁衣食他的心思眼界 都極澄明靈活 又是見廣識多 要是順着這想發財的心 做出一番事業來 真是要比平人高過百倍 但是他們有一個毛病 驕養性成 成了一個偷懶的大病根 你看那些敗家子弟 那個不是懶出來的 就是稍免饑寒去做司事 吃膩飯 那一個又有奮發的心思 不過惟願某年伯某世叔 多辦幾年好差事 自己也得將計就計 落得一碗安逸飯吃吃 那裏曉得這碗安逸飯 就吃死了好多人 到了臨終的時候 總是同鄉同事替他料理喪事 至於一班普通的青皮 朝夕在世界上混來混去 也無非是想享安逸 落得個不買不賣 不農不工 穿的吃的比平等人還要闊氣些 到了臨終的時候 多是保正善堂裏替他料理葬事 古人說晏安酖毒真是不錯的 諸公呀 不要忘記爲人不自在 自在不爲人的那句話 他們外國人 常常替我們中國人 最辛苦 我看這些話有些不確 他們這句話 想是

講演錄

生計指導

四十三

騙我們的 想必是怕我們中國人 發了憤的意思 咳外人的話我們也不要問他 但是我們中國人於今也窮極了 苦極了 況且個個都有想發財的心 我們民國已經成立了 這正是我們好振作精神 吃苦耐勞 發財的時候 要是不肯吃苦心裏只想掛個徽章 還是將計就計的在世界上混 那就還是不能發財的 諸公想想現在天下大定 又那裏有些不做事的空徽章 把得我們掛呢 於今的時勢 祇要你有一技之能 都可以生存於世界上 況大家子弟 於世界上的往來人情最熟悉 這一般普通的人 於社會上的人情嗜好最通達 外國實業家 以通人情嗜好為專門的學問 這一般大家子弟 要是把父兄的積蓄拿出來經商 處處把穩得做 那個才幹還了得起嗎 這一般普通的人 把平素日耽心受險 五更半夜做造孽事的堅忍心 拿來學工藝 做小買賣 將來安知不由小而大 由貧而富的嗎 諸公要曉得民國是由人民集合成的 當人民的就要一人負一分責任 一人負一分義務 人要有一技之能 纔可享得民國的幸福 若是像從前靠親朋的栽培 那就不能生活於民間世界上了 這一般當青皮的 要曉得民國的法律最密 社會上的習慣法 定得最過細的地方 上又有甚麼自治局 警視廳 凡從前一切為害地方的事 將來都是不能作了的 我們大家趕快學勤苦 將來還可望發大財 我看世界上想發財的人 都想錯了法子 我故此把古今中外的人物 說與各位聽聽 我們若是真想發財 這勤勞二字 就是發財的方法 從此以後 大家不要在想錯了

勸人有病宜求醫

諸位呀 今天本員有一樁極要緊的極關切的事情 勸告諸位 務必請大家聽了我的話 照着實行去 那就不枉本員今日說了許多話的苦心啦 況且實在是於諸位有極切己的好處啦 閒話少說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就是有病宜求醫的意思 且聽我慢慢講來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禍福 這句俗話實在不錯 因為天氣寒暖 沒有一定 或者是上午涼 下午忽然熱起來了 或者是白日熱 到晚上忽然冷起來了 這一冷一熱 咱們稍一不慎 受些寒熱 誰能不害病麼 並且害病的緣因正多着哩 或是貪吃以成了積滯 或是受濕而成了瘡毒 無論什麼緣因 總而言之 人生一世 誰也難保終生永不害病 既然難保不害病 等到病了 怎麼辦呢 只有求醫的法子 求醫的法子怎麼樣呢 就是在初病的時候 務必請個大夫 瞧 服了數劑藥 那病自然就好了 這豈不是容易的事情麼 但是本員說到此處 想諸位中高明的必有話駁詰 必說有錢自然可以求醫服藥 沒有錢的怎麼辦呢 在城裏的人 或是在大村鎮住的人 自然可以請大夫瞧病 假如在鄉間村庄住 沒有 病的大夫 又當怎麼辦呢 這兩層話駁得很有道理 但是要曉得人生在世 害病是第一可怕的事情 無論怎麼樣 終要治好纔行 有錢的不必說

沒有錢的也必須想個法子湊些錢來吃幾劑藥 斷不可聽其自然 以致於小病成了大病 大病就致於不救 等到不救的時候 悔也來不及了 醫也來不及了 究竟還是醫好了一個人合算呢 還是死了一個人合算呢 諸位細細一想 可以恍然大悟了 所以凡是人們害了病 無論窮富 是一樣的要請醫服藥 萬不可耽誤 並且萬不可心疼錢 這是最要緊的 至於在鄉村住的人 如有了病如本村有會醫病的 那自然必須請他瞧瞧 如本村沒有瞧病的 鄰村或離村不遠的地方 務必去打聽有無瞧病的人 或是請他來家 或是同病人去瞧 都可以辦到的事情 斷不可隨隨便便不當病人是一回事 等到了病重 那就糟了 此兩層意思 諸位以為對不對呢 但是求醫的話 是請能够瞧病的大夫醫治病人意思 並不要求籤問卜 請求仙方 以及做那種種迷信的事情 因為這些迷信的事 無論有無效驗 總之空空洞洞 毫無把握 直是拿人命當兒戲 何如實實在在 靜心吃藥 雖然說是死生有命 然而人定亦可以勝天 倘若我們居心公正 不做惡事 有了病能實力醫治 豈有不能夠延年益壽的道理 所以今日本員說了這一篇話 諸位萬不可視為空言 務請有病即求醫 那就不但是病人的幸福 也就是地方上的幸福啦

發財

錄京師學務局通俗講演錄

哈哈這兩個字 人人都愛聽吧 有甚麼好法子 快快說罷 咳本講員有那個法子 早回家作財主去了 還能在這裏窮說嗎 然則今日爲什麼提起這兩字來呢 因本講員有個隣家 原是個貧窮的人家 老頭兒與人傭工 每日掙吊半零三錢 家中的日用 一天一個現在 這老婆兒可是又饒又懶 好吃好花 整天際去鬪牌 還好吸烟捲 外帶着有個迷信病 天天要供財神爺 三炷高香 兩個雞子 一小壺酒 (供完了好自己吃) 這天將將供好 老頭兒從外進來哈哈 他老人家倒有點口福 往上面一坐 把雞子也吃了 酒也喝了 裝了一袋葉子烟 就着香火兒抽開拉 等到老婆兒去撒供 猛然一見不覺大驚 說不好了 你這樣漫待財神爺 還怎麼發財呀 老頭兒說不碍事 他是假財神爺 我是真財神爺 你供奉他不如來供奉我 怎麼說呢 你想想你吃的穿的使的用的 那一樣不是我給你預備來的 你那假財神爺 恒永遠沒給過你一個錢吧 可惜我是個活財神 沒有個好財神奶奶 也就枉然了 甚麼叫財神奶奶呢 就是夫人你啣 你若能够幫助我勤儉持家 不去賭錢 不去進廟 一切浮費 全都裁了去 再能够攬點針線做 一天抓個吊兒八百的 咱家的日用 不就富餘了麼 富餘多了 不就發財啦嗎 老婆兒聽了 這一番話也到很好從此勤儉

講演彙編

陋俗改良

四十七

講 演 彙 編
 陋 俗 改 良
 四 十 八

持家 就做了活財神奶奶了 說到如今 不過十年 雖不算大富 也算是小康了 衆位想想 凡我們這等苦同胞 果能自己做個活財神爺 再能够把這位坐吃坐穿的大奶奶 度化成一個活財神奶奶 那豈不是一個發財之道呢

一	國事岌岌	苟延殘喘	政府
字	討論薪俸	提前開放	議圓
之	泊品暢銷	利權外溢	國禍
	拘守成見	不求進步	工傷
	清室懿親	奕助已故	慶亡
	教員拉車	司事作賊	教譽
	鼓掌叫好	筆吹墨揚	捧絕
貶	不倚不偏	社會導綫	報指

貧之原因

錄京師學務局通俗講演錄

貧字怎麼講呢 諸位必定說是沒錢叫貧 以本講員的意思說是有錢纔能叫做貧 貧字從貝貝是寶貝 就是財利上邊加個分字 就是分利的意思 諸位請想 要沒錢那可分什麼呢 所以本講員說貧是有錢 沒錢有能耐那不叫貧 有錢竟會花 坐食山空 伸手拿錢那纔叫做真貧的呢

本講員記得敝鄉有一家土財主 老頭兒是白手成家 克勤克儉 老伴兒 是織布紡線 外帶着做零活 大兒子給人家傭工 小兒子出去作小買賣 一家四口各有各的事做 家裏頭時常的唱空城計 過寒食節 簡直的淨攢錢沒嚼用 都是生利的 沒有一個分利的 銀錢地土是越積越多 不到十年 八年的工夫 居然是膏腴百頃家累千金啦 從此人口是一天比一天的多 勢派是一天比一天大 車馬僕從宮室妻妾 一呼百諾 居然富豪 不到五十多年的光景 子弟是一味的驕奢 肩不能担手不能提 終日無所事事不過是大堆的洋錢 大窖的銅子兒隨便花罷咧 簡直的是視如糞土擲如瓦礫 真能够袖出大塊洋錢來買點心吃 後來不上十幾年的功夫 居然一貧如洗 連房地契也都壓給賬主子啦

諸位請想 這位老頭兒要是不發財 他的子孫要都肯做長工做買賣 也不至窮到這步田地罷 我

講演彙編

陋俗改良

四十九

講 演 彙 編

陋 俗 改 良

五 十

們中國地大物博 國民不知道振興實業 竟想吃現成的飯 不是盤算着做官 就是運動着當差 所不過是不耕而食不織而衣 你想我四萬萬同胞 都要是這個樣的心理 也就只好拿洋元換點心 吃罷 哼恐怕吃不了幾天

吳季札挂劍

春秋時吳（今江蘇蘇縣）公子季札出使晉國（今山西絳縣）路過徐國（安徽盱眙縣）徐君見季札所帶的寶劍十分愛惜欲要相求却難出口季札已經看出因爲自己出使上國原要佩帶寶劍以壯觀瞻當時不曾獻與徐君心中打算回來的時候然後相贈及至使事辦完回到徐國徐君已死季札要將寶劍贈與徐國的嗣君從人曰此吳國之寶如何贈人呢季札曰徐君前日愛惜此劍雖未明言我心已經允許贈與徐君今徐君雖死豈可背了我的心呢遂脫劍進與嗣君嗣君不肯受季札將劍挂在徐君墓樹而去

徵稿規則

- 一 來稿須用通俗文
- 一 來稿須不背本編宗旨 (宗旨見第一期例言)
- 一 來稿以洞明京兆風尚土宜及歷史地理上興革大端可資觀感改進者爲合格
- 一 合格之稿一經本編登錄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二元其不願受酬者酌贈本編若干期以答雅意
- 一 前項來稿如本編認爲必須修正時得酌量刪改但刪改不及十分之一者仍照原稿字數奉酬
- 一 來稿無論長短均須一次寄完
- 一 來稿須繕寫清晰並書明姓名住址以便寄奉酬資
- 一 不受酬及不欲登錄姓名或刪改者均聽投稿者之便但須先行聲明
- 一 本編認爲必要時得出題徵稿
- 一 登錄與否原稿概不奉還
- 一 來稿登錄後如發覺爲勦襲過半或全編勦襲者除未付酬金得由本編聲明停付外其後之 本編概不登錄但由文言改演者不在此例
- 一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改

